

浅议北白鹅虢季夔中的“匭姬”

吴鎮烽

摘要：山西垣曲縣北白鵝墓地出土春秋初期的虢季夔，銘文有“虢季爲匭姬媵夔”，有部分學者以爲此匭有可能是姁姓南燕，匭姬是虢季的宗女。筆者通過該墓地出土遺物，結合傳世文獻分析，認爲此匭是太保召公所建立的姬姓北燕，匭姬不是虢季的宗女，而是北燕的女子，夔是虢季爲同姓燕國出嫁之女所作的媵器，與姁姓南燕無關。

關鍵詞：虢季；匭姬；北燕；南燕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於2020年12月8日在“考古匯”公眾號發布《山西垣曲北白鵝出土周代虢國重器》一文，介紹了山西運城市垣曲縣英言鎮北白鵝村重大考古發現。該村發現一處兩周之際到春秋早期的貴族墓地，目前發掘了9座大中型墓葬，出土帶有銘文的青銅器近50件套，其中有西周中期的奪簋、春秋初期的虢季夔（圖1）等。



圖1



圖2

虢季夔沒有公布銘文照片，僅公布了釋文是“虢季爲匭姬作媵夔，永寶用享”12字。其後，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於2020年12月11日在“文博中國”公眾號發表的《山西北白鵝墓地殷遺民or周人貴族？專家直呼讓人捉摸不透》一文，公布了該夔的銘文照片（圖2）。可知銘文爲11字，其中並沒有“作”字。我的釋文是“虢季爲匭（燕）姬媵（媵）獻（夔），永寶用宮（享）”。有學者懷疑“這裏的匭會不會是春秋時期的姁姓南燕國”，有的學者以該墓地M6出土9件編鐘13件石磬，符合春秋早期國君級墓葬會用到甬鐘，也以爲該墓地有可能是姁姓的南燕國¹；更有人以西周時期南燕國的地望在山西汾水流域的聞喜、夏縣之間，春秋初期遷到河南衛輝、延津地區，距離垣曲不遠爲據，認爲“匭姬”可能是“嫁到南燕的姬姓虢氏女子”；還有學者認爲：“‘虢季爲匭（燕）姬作媵夔’似乎表明，虢國與‘匭（燕）’存在聯姻，匭（燕）姬指的

¹學者意見參看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文博中國”公眾號發表的文章。

是嫁往匱（燕）國的姬姓女子，也就是虢季的宗女。那麼此匱（燕）國可能不是召公奭後裔的北燕，而是姑姓的南燕。那麼‘太保燕仲’可能與《左傳》中記載的燕仲父有關。”²

這件甗的銘文有“媵”字，肯定是一件媵器，解釋為虢季為自己的女兒出嫁（到南燕）所作的媵器可以說得通，但有四點不好講通：其一，這件甗並沒有出土在南燕國所在的河南衛輝、延津地區，而是出在山西垣曲，所以南燕國的可能性似乎並不存在；其二，目前傳世和出土的青銅器中還沒有發現南燕國的器物，也沒有發現與南燕國相關的銘文；其三，南燕國的“燕”是否也寫作“匱”目前還無從得知；其四，更為不好解釋的是該墓地M5出土有燕太子簋，銘文是“匱（燕）大（太）子乍（作）彝簋”，還有M6出土“太保匱仲”盃。這些燕器，只能理解為姬姓燕國之物，怎麼也看不出有南燕國的色彩。《史記·燕召公世家》載：“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司馬貞《索隱》：“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北燕國的“燕”西周到春秋時期的金文作“匱”。始封君是召公奭，但他留在宗周輔佐成王，由長子克就封，故址在今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童家林，約在公元前7世紀，燕國兼併薊國，並以薊城為都，故址在今北京市區西南部廣安門附近。西周時期燕國就和晉南一些異姓侯國有着婚姻關係，如2007年山西絳縣橫水鎮橫北村西周倮國墓地M2158就曾出土有太保鬲。倮國是一個媿姓小國，太保鬲不可能是掠奪而來，應是燕國宗女嫁於倮伯，將太保器帶到了倮國。該墓還出土有魯侯鼎、芮伯諸器，這些都是姬姓諸侯國。2010年山西翼城縣隆化鎮大河口霸國墓地M1出土的燕侯旨尊、卣共3件，銘文是“燕侯旨作姊妹寶尊彝”。同墓還出土有兩件旨爵，銘文是“旨作父辛爵”。大河口墓地是媿姓霸國的族墓地，說明該墓是霸伯夫人的墓葬，也就是來自燕國的女子、燕侯旨的姊妹，她把燕侯旨給父親所作的兩件祭器也帶到了夫家，死後埋在了自己的墓葬。“姊妹”一詞如何理解？一種可能就是其姑名叫“妹”；或者她的年齡小於燕侯旨，故燕侯旨稱其為“姊妹”。

鑒於上述理由，筆者認為這個“匱（燕）姬”應該就是姬姓燕國的女子。她不可能是虢季的女兒或者姊妹嫁到燕國，因為燕、虢同為姬姓，也不是虢季的女兒或者姊妹嫁到南燕國。這件甗應該是虢季給同姓的燕侯宗女出嫁所作的媵器。只是女子的稱謂是由父家國氏+父家的姓組成。這種稱謂是女姓稱謂中他稱的一種方式。

作器者虢季就是三門峽虢國墓地M2001的墓主，生世在兩周之際到春秋初期，這點也與甗的時代相符。

至於“太保燕仲”與“燕仲父”更是無法聯繫在一起。我們知道燕仲父是南燕人，見於《左傳》，生世在春秋早期到春秋中期前段，曾參與東周五個大夫聯合蘇國、衛國，於公元前675年驅逐周惠王，擁立王子頹為天子事件；並見於公元前640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見《左傳·莊公二十年》）。此時已進入春秋中期，而北白鵝M3出土的器物與三門峽虢季墓相似，時代在兩周之際或者春秋初期，況且燕仲父並沒有擔任過周太保。故“太保匱中”絕不會是南燕仲父，他應是太保召公奭的後裔。

另外，《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收錄有賈叔鼎、簋兩件，傳說出土於晉

²參看網友“大意覺迷”發表於微博的文章《山西垣曲出土青銅器尊簋解讀》，2020年12月11日，<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581047886021202>。

南，這兩件鼎、簋的情況與虢季夘極為相似。銘文是“唯王二月既死霸丁亥，賈叔作晉姬尊簋，其用享用孝，用祈萬壽，子子孫孫永寶用”。賈國與晉國同為姬姓，賈叔給晉姬作器，晉姬不可能是賈叔的女兒或者姊妹嫁到晉國，只能是賈叔為出嫁的晉侯宗女所作的媵器或者饋贈品。

《左傳·成公八年》云：“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公羊傳·莊公十九年》說：“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儀禮·士昏禮》也有：“婦徹于房中，媵御餽，姑酌之。”鄭玄注：“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從金文中得知，媵女除同姓諸侯國外，異姓諸侯國也從媵，與《左傳》所說不同。諸侯可以以本國的女子往媵另一個同姓國出嫁的女子，那麼，給同姓國出嫁的女子製作媵器，那更在情理之中了。虢季夘、賈叔鼎簋發現的意義所在，就是給我們提供了這一方面的有力例證。

On Yanji(媵姬) in Guoji Yan(虢季夘) from Beibaie(北白鵝) Tomb

Wu Zhenfeng

Abstract: Guoji Yan(虢季夘) of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unearthed in Beibaie(北白鵝) Tomb, Yuanqu(垣曲) County, Shanxi Province, was inscribed the words ‘Gujouji Wei Yanji Tengyan(虢季為媵姬媵夘)’ on it.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Yan(媵) is Southern Yan(燕) surnamed Ji(媵) and that Yanji(媵姬) is a royal girl of Guoji(虢季). After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ose relics in the tomb and extant text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Yan(媵) is Northern Yan(燕) surnamed Ji(媵), founded by Taibao Zhaogong(太保召公), and that Yanji(媵姬) is not a royal girl of Guoji(虢季), but an ordinary one in Northern Yan(燕), and that this Yan(夘) is nothing to do with Southern Yan(燕) surnamed Ji(媵), but a Tengqi(媵器) made by Guoji(虢季) for a would-be bride of Yan(燕) country of the same surname.

Key words: Guoji(虢季); Yanji(媵姬); Northern Yan(燕); Southern Yan(燕)

(吳鎮烽，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 710043)